

06

立大志 师兄瞟成“高供”
发毒誓 师弟终遭报应



○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上回说到师惟新遇到棘手事儿，不错，是来了个35岁的王姓当兵的，要拜师出家。师惟新道：“你比我大恁多，我咋能收你为徒呢？”那当兵的软磨硬泡，就是不走。

庙后的山主们出了个主意，叫“拜墓出家”。于是，师惟新准备了供品，摆在了郭德禄师父的墓前，让姓王的给郭德禄的坟墓磕头，算是出家了。

山主们又为姓王的取了个道名，叫惟林。惟林向山主们磕头，发下毒誓：“一心向道，如若犯戒，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！”惟林又向师惟新磕头：“如今，你既是我师兄又是我师父，你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圣旨！”师惟新慌忙搀起王惟林，双双回庙。以后，谁想到王惟林的誓言果然应验。

那年月是民国时期，道教衰落。各宫观没几位道士，遇到做道场法事，往往是“邙山三庙”合力才能做成。哪三庙？除了上清宫，一个是下清宫，那是相传老子放养青牛之地；另一个是吕祖庙。吕祖，吕洞宾是也，唐末河中府永乐县（今山西）人，修道功成之后，数度来东都洛阳遨游，冷眼观人间之事，后人为他建庙以祀。

师惟新有心振兴道教，无奈虽独善其身，却未经历过大场面。他看王惟林逐渐熟悉了庙务，便嘱咐其看好庙产，多行善事，自己背一行囊外出学道，时为1932年冬。

师惟新学道第一站为西安八仙庵。此为西北道教丛林，里面的道士都是高师大德。但向高师大德讨教谈何容易？初来的道士挂丹（报名）后就要干活，挑水、帮伙、打

扫卫生，终日没完没了，谁人理会？师惟新不死心，他总是提前把活儿干好，当高师授课时，他便站在窗外听，还学着高师拉腔念经；逢“三元”、“五腊”、“圣诞”做道场时，他就贴在旁边看。他管这叫“瞟学”。

就这样“瞟学”了八个月，他成了一名高供经师，第九个月就参加了八仙庵做道场的活动。

三年后，师惟新又到汉中张良庙参访学道，到华山镇岳宫、玉泉院住庙值殿做法事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师惟新精通诵经要领，融汇十方韵调，娴熟各种法器，掌握道场仪典，结识天下十方道教众多高师名人，成为著名道教大师。

再说王惟林在师兄走后，接连收了3个徒弟。有徒弟打理日常道务，王惟林便与社会上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吸上了大烟。吸大烟没钱不行，他开始变卖上清宫庙产，贪污百姓集资修庙的善款，最后竟把四进院的6株唐初古柏卖掉，大殿一下子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有好心人看不下去，就去找师惟新，一路西行，一路打听，费尽周折，总算找到了。

师惟新闻讯便赶回洛阳。他踏进上清宫庙院时，只见满院树坑，荒草遍地，顿时捶胸顿足失声痛哭。在翠云洞西洞见到王惟林时，师惟新更是不敢辨认，只见他躺在床上，瘦得皮包骨头，眼窝深陷，形同一堆骨架。师惟新怒不可遏，厉声质问：“我的树呢？我的庙产呢？你的道呢？你的德呢？你拜墓出家时的誓言呢？”一口气数落如发连珠炮，王惟林无话可答，当晚就服毒自尽，也算知道世上还有“羞耻”二字。

06

餐厅里的“战争”

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，是在凌晨5点前后。这一小股日本兵似乎是专门进城来找吃的，他们进了戴涛藏身的院子。

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，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，他想，也许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掉。戴涛摸摸屁股后面别着的两颗手榴弹，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得。

他埋伏在后院堂屋里。窗外是一条小巷，窗子已被他打开了，只需两秒钟他就能从那里出去。

见日本兵进了最后一进院子，他一手拿着手枪，牙齿咬住手榴弹的引线，拉开，默数了三下，第四下时，他轻轻把它扔出去。同时，他已侧过身扑向窗口。

没被炸死的两个日本兵很快接近后窗，枪弹在他左边的树干上和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发现自己的左肋挂了彩。

这时，他的面前是一堵高墙，不远处的火光照亮墙上的一个十字架。他想起来了，这是一座教堂。进入教堂的唯一途径是墙外的梧桐树，树干疤痕累累，便于攀登，每一步攀登，左肋的弹孔就涌出一股热血。

爬上墙头，他看见一片墓地，迅速地钻到一个小庙似的建筑的拱门下，坐下来，解开纽扣，从挎包里拿出紧急救护包，准备止血。

他把伤口包扎好，冷得牙齿磕碰得要碎了。到天亮时，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。

这时，他听见一群女人的吵闹声，心里默默一算，算出这天是1937年12月13日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？

天亮后，他决定藏在墓地养伤。

戴涛潜伏在威尔逊教堂两天，谁也没见过他，他却见过了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包括我姨妈和她的同学，几串山芋干和洗礼池的水养活了他两天。

晚餐时豆蔻走进餐厅。

“你们天天吃面包吃得惯吗？我是土包子，吃不惯洋面包。”豆蔻把桌上搁的汤桶倾斜过来，往里面张望，汤所剩无几。豆蔻拿起长柄铜勺。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，盛汤必须得法，如同打井水，直上直下。豆蔻不得要领，汤三番五次都倒回了桶里。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，只管吃自己的。

“哪个来帮帮忙？”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，“桌子太高了。”

“自己是个冬瓜，还嫌桌子高。”不知谁插嘴说。



○严歌苓 著

“你才是冬瓜。”豆蔻手一松，铜勺跌回桶里，“咣当”一声，开场锣似的。

“烂冬瓜。”另一个女孩说。

豆蔻两只眼立刻鼓起来：“有种站出来骂！”

女孩们才不想“有种”，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。她们又闷声进餐。豆蔻刚往门口走，又有人说：“六月的烂冬瓜。”

说这话的人是徐小愚。

“烂得痒痒啊都臭了！”苏菲说。

豆蔻回过身，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苏菲泼去。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、烦闷、悲伤，此刻可是找到了发泄口，顿时朝豆蔻扑过来。一个女孩关上餐厅的门，脊梁挤在门上。门是堵住了，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堵不住，从门缝传出去，法比老远就听见了。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，对他说：“打了有一会儿了，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！”

果然如此，门打开时，豆蔻满脸是血，头发被揪掉一撮儿。陈乔治赶紧过去，想把豆蔻从地上扶起来。她手一推，自己爬了起来：“十几个男人打我一个，算什么东西！”

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，眼含泪珠。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、先动手的。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？那些脏得发臭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。

法比叫乔治把豆蔻送回地下室的仓库。不久陈乔治回来告诉法比，说赵玉墨想见副神甫。法比说：“不见！”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甫的居住处走去。

走着走着，法比脚步突然慢下来，他悲哀地发现他的心没那么硬。

他轻轻地敲了敲英格曼神甫起居室的门，英格曼请他进去。

“有事吗，法比？”英格曼神甫问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Advertisement for '洛陽人，看洛陽手機報' (Loyang People, Read Loyang Mobile News). It features the Loyang Net logo, a smartphone displaying news, and promotional text: '洛陽手機報本地新聞資訊內容豐富，總量占到了60%以上' and '移動用戶發送短信LYD到10658300訂閱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費。'.